

——为一颗子弹赋予只属于军人的无上荣光——

小谷◎作品

子弹

ZIDAN · SHIBING

士兵

战不必胜,不可以言战;
攻不必拔,不可以言攻!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子弹

ZIDAN · SHIBING

士兵

小谷◎作品



◎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子弹,士兵/小谷著. —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08. 10

ISBN 978-7-5057-2467-9

I. 子... II. 小...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42213 号

书名 子弹,士兵
著者 小谷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佳艺丰印刷有限公司
规格 787×1092 毫米 16 开本
21.5 印张 310 千字
版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 2008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057-2467-9
定价 32.00 元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 17 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010)64668676

| 题记 |

不是只有杀死敌人的子弹才是好子弹，也不是只有经历过战火的军人才是真正的军人。

那些在枯燥的训练与孤独的等待中，慢慢失去青春光彩的军人，也同样伟大……因为，他们才是支撑起整个共和国光荣的基石！

| 楔子 |

姜军说：“一个优秀的军人就应该是千锤百炼的绝世宝刀！它锋芒毕露，斩金断玉，无论多么强大的敌人，都会在它的锋刃下颤抖；既使藏于鞘中，它的杀气依然能透鞘而出，震魂夺魄，让它的敌人感到窒息，感到恐惧。”

徐援朝说：“也许有的人天生就是一柄绝世宝刀，但我不是。所以，我只能成为一个士兵，一个平凡的士兵——平凡得就像一颗子弹一样。”

它，原本只是被埋藏在深山里的一块矿石，是工人们把它从泥土里挖出。它经过了烘炉的焚烧，机器的锻压，在经过了重重的考验后，终于脱胎换骨，被制造成了一颗再平凡不过的子弹，就像它千千万万的兄弟们一样。

从它被制造出来的那一刻起，也许，它就要在不见天日的仓库里默默的等待无数个日夜，也许，它会在等待中变老，死去，然后被重新投入熔炉……

但是，只要有那么一天，当祖国需要，当它被压进枪膛，当扳机被扣动，它便会将一生的等待与激情在刹那间绽放，哪怕前方只是块毫无生命的木靶，哪怕前方只是块毫无意义的岩石，它也会顺着枪口所指的方向无怨无悔地扑上前去……

这就是一颗子弹的生命。

不是只有杀死敌人的子弹才是好子弹，也不是只有经历过战火的军人才是真正的军人！

第一章 千钧一发

惊天动地的爆炸声中，一团巨大的火球冲天而起。

突如其来的变故将不少人吓得面色苍白地瘫坐在地上，不过，此时已没人顾得上去理会他们，所有人，包括他们自己，都用惊恐、迷茫、不敢相信的目光注视着那座只剩下半截，还在冒着滚滚浓烟的教学大楼。

一 业余特种兵

漆黑的夜晚，隐隐约约的点点星光下，十余个如鬼魅般的身影无声无息地越过低矮的围墙，来到了一座早已废弃多年的旧楼门前。

仅仅只露出一双眼睛的黑色头套，黑色的特战军服，插满弹夹的作战背心，别在左肩的军用对讲机，还有那挂满了各种战术配件的新式枪械……不言而喻，这显然是一支装备精良，接受过严格训练的特种部队。

不需要任何命令，来到楼下的战士立刻各自进入了作战位置，将小楼所有的出口封锁。那娴熟的配合中充满了默契，更加显示了这支队伍的不凡。

“狙击手就位，没有发现目标。”

“B队到达后门位置，随时可以攻击。”

“待命。”

“明白。”

队长黄毛轻轻点头，贴墙站在正门口右侧的队员姜军向另一侧的队友馒头打了个手势，缓缓蹲下。馒头抽出腰间的战术手电筒，小心翼翼地贴着墙角地面伸出，手指轻点，一道强光一闪而逝。虽然只是那一瞬间的光亮，但却足以让隐藏在不同角落中的特战队员确认了房间内的情况：无人。

姜军深深吸了口气，凭着刚才那一眼的记忆，在近乎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小心翼翼地走进房间，准确地来到了正对着走廊口的墙角。就在他刚刚把枪口指向记忆中的走廊方向时，大门口又是一道强光闪过，不过这次的角度比上次稍稍有一点偏离，强光巧妙地集中在了走廊的方向，却又正好避过了蹲在墙角的他。

在那百分之一秒的光明中，姜军已经看到了走廊口露出的半截人影与一支AK的枪管。丝毫没有犹豫，他几乎是条件反射地微微调整枪口，打出了一个短点射。

黑暗中传出一声惨叫，而姜军在开枪后马上一个侧滚，闪到了走廊口的死角，与此同时，走廊后也传出了短促的枪声，十几发子弹擦着他的身体扫过了刚刚隐藏的位置。

反应很快啊！仅凭着枪声就能瞬间锁定位置，看来是个高手呢！姜军心有余悸地吸了口气，这时，队友们已经冲进了房中，牢牢地钉在了走廊口。经过几次试探后更加证实了他的判断：对方的确是个很有经验的高手，不仅枪法极准，而且很善于隐蔽，加上又占着地形的优势，如果贸然正面强攻，那简直就是自杀。

队长黄毛很快做出了判断，打了几个手势，然后又指了指走廊上方。队员们会意点头，立刻有几人对着走廊内展开了火力压制，一时枪声大作，流弹四射。

而借着队友的掩护，姜军已将一截两米左右的绳子扣在了后腰，然后一个箭步跃上了早已蹲好马步的馒头肩膀，这时，另一名队员飞快地拉住他后腰的绳子。借着绳子的拉力，他小心翼翼地侧过身来，抽出手枪探头向走廊内瞄去。

枪声突然停止，同时，数支军用强聚光手电同时射出刺眼的光芒向走廊内照去。凭借着高度，姜军看到一个瘦小的身影飞快地缩到窗台底下。可惜，他并没有料到对手会在室内CQB^①中玩出杂耍般的叠罗汉来，这种怪招在任何国家的特种战术中都是闻所未闻。直到被一枪爆头，他都没搞明白自己是怎么挂的。

“清除！”在确定走廊口再没有隐藏的敌人后，姜军向队友发出了安全确认。

“所有人注意，行动！”队长黄毛下达了总攻命令。

“A组收到，行动！”

“B组收到，行动！”

“狙击手报告，搞定二楼目标一个。”

“我说狗头，你小子该减肥了！”馒头揉了揉肩膀，低低地抱怨了一句，随着队友冲进了房间。

“哒哒哒……”

一阵剧烈的枪声之后，特战队员警惕的清点着房间中敌我双方的尸体。

“我方阵亡四人，对方十三人全部歼灭，胜利！”

^①注：Close quarter battle 简称为CQB，即室内近距离战斗，是各国军方及警方的突击队、反恐怖特种部队等等特勤单位配合当今的环境需要发展出来的一种战斗技巧及战术模式，以应付城市中不断蔓延的恐怖活动、犯罪以及特种作战的需要。

“哦耶!”

所有的手电筒全部打开，特战队员们欢呼不已，就连已经“阵亡”的四具“尸体”也从地上爬了起来举枪欢庆，而那些同样已被“击毙”的敌人，也垂头丧气的爬了起来，一脸的郁闷。

哦，说明一下，这并不是什么诈尸之类的灵异事件，看看地上那些六毫米的塑料子弹就能明白，这场激烈的战斗，其实只是一种被称为“野战生存”的军事模拟游戏。

输掉一方的队长肖剑走到黄毛面前，皮笑肉不笑地说道：“打得不错，再来一局怎么样？这次我们攻，你们守，规则不变！”

黄毛想也没想就一口答应，点头笑道：“没问题，难得遇到你们这么强的对手，当然要玩得过瘾。”

……

肖剑带着队员们退到了废工厂门外，脸色显得有些难看。在他身后，几名队员还在不服气地哼哼着。

“这帮家伙，看他们那得意样，还真当自己赢了。”

“就是，要不是我们大意，怎么可能输给他们这么一帮外行？”

“不过说真的，他们的战术配合还真有两下……”

“够了！”肖剑忍无可忍，回头低声怒骂道：“一群职业的特警，居然输给了一群业余的军迷玩家，你们不嫌丢人吗？别给我找什么理由！输了就是输了！好好想想这一仗该怎么打，要是再输给人家，我们干脆都去找块豆腐撞死好了！省得浪费国家粮食！”

看到队长真的生了气，特警队员们顿时也认真起来，聚成一团，仔细地听着肖剑在随手画出的简易地图上做出的战术部署。从他们的眼神可以看出，他们已经完全把这当成了一次任务，而不是游戏。

而另一头，气氛却要轻松得多。

姜军一脸好奇地望着参谋长（只是外号）小李：“我说参谋长，你这些警察朋友到底是干吗的？他们的身手可不赖啊！那战术动作标准得简直像拍电影一样，一看就是练过的，可不像是一般的民警呢！要不是这间屋子本来就易攻难守，加上他们战术又太僵硬了些，咱们还真不一定能吃得住他们！”

馒头一边给弹夹装着子弹，一边随声附和：“说得也是，我敢打赌，这几个家伙一定是刚从部队转业回来的！”

参谋长小李支支吾吾应道：“好像是交警吧……你们也知道，我一般不喜欢打听人家私事的。”

“行了，别说废话了，大家都说说，这一场该怎么打？”队长黄毛打断了队员们的闲聊，沉吟道：“我的意见是：关门打狗。你们说呢？”

众队员纷纷点头：“行！就这么办。”

“那好，一分钟准备，然后各就各位！一定要打到他们彻底服气为止！”

……

几分钟后，肖剑带着队员们在黑暗的掩护下无声无息地潜入了工厂，将目标废楼重重包围。从他们的兵力分布中不难看出他们过硬的专业素质，楼房的每一个可能藏人的死角都被一支以上的枪死死盯住，在这种情况下，房间里的对手无异于被困在了笼中的野兽，再凶也凶不起什么花样来。

“狙击手就位，没有发现目标。”

“继续监视，发现目标后允许自由开火。”

“明白。”

完全放弃了外围阻击，看来，他们是想再跟我们玩一次室内CQB了？哼，狂妄的家伙，就让你们体会一下什么才是真正的反恐战术吧！肖剑眼中闪过一道冷芒，对着待命的队员做出了一个进攻的手势。

“执行一号方案！行动！”

肖剑一声令下，包围在大门口的特警们排做一行，势如猛虎地向房中冲去。

冲在前列的，是身穿重型防弹衣的尖兵，他用自己高大的身形将队友们完全掩护在自己身后。两名火力手紧跟其后，枪口从身前队友的胳膊两侧伸出，他们将负责清除任何暴露在他们枪口下开火的敌对目标。随后，是两名替补队员和负责断后的肖剑。一队六人，标准的室内突击队形。

这种硬冲的战术看似简单鲁莽，可是其中所包含的，却是用无数战斗专家综合了世界众多经典战例，结合心理学、潜意识学、人体极限等众多的专业知识，经过无数次反复的计算，推演，模拟，才最终总结出的实用战术队形。它对队伍中的每一个人的素质，每一个最细微的动作，甚至每一步迈出的时间都有着极高的要求，不是经过专业训练的优秀战士，没有经过无数次的反复演练，根本不可能发挥出这种战术队形的效果。

而肖剑所带领的这支队伍，虽然配合间还稍显稚嫩，但他们却显然已经掌握了这种战术队形的精髓。

在肖剑所带领的A队冲进主室时，负责后门的B队也同时破门而入，双方飞快地清除了两名隐藏在房中角落里的枪手，汇合后一起向着二楼冲去。

好像有些不对劲。

太过顺利的进攻令肖剑感到了一丝疑惑。从对手之前的表现来看，他们应该不至于使出“死守楼梯口”这样的蠢招……不过这也难说，毕竟只是一帮业余的呢。而且楼房才这么一点大，肖剑也想不出他们还能玩出什么花样来。

“B队，从外面上。”想了想，肖剑向队员打出了手语。

得到命令，B队几名队员悄然退到屋外，架起人梯，无声无息地爬上了二楼的阳台。随着肖剑一声令下，两队人马同时发起了攻击……可是，他们却没有遇到任何抵抗，望着空空如也的大厅，肖剑的心却猛的一沉。

不好！中计了！

镜头推向另一边。

埋伏在门外草丛中的狙击手透过瞄准镜，仔细地观察着楼房的每一个细节。突然，他听到身后隐隐传出一丝声响，心中猛地一惊，可是不等他调转枪口，便感到脑门一阵火辣辣的剧疼。愕然回过身来，只见草丛中，一个浑身插满了青草的人影缓缓起身，小心翼翼地走到他身边，还咧着嘴得意地对他笑了笑……看着这比自己打扮得还专业的半大孩子，狙击手却郁闷得只想哭。

耻辱啊！一个特警狙击手居然连身后藏着人都不知道，还被人在十米内爆了头，对手还只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大孩子。这件事传出去，他绝对会成为全国军警界的笑柄！

不过，虽然心中万分不甘，但狙击手却还不至于下作到耍赖。他对这个孩子竖了个大拇指，然后轻轻地放下自己的枪，坐在一旁好奇地打量着占据了他的位置的对手。

只见这个孩子拿着他那支装有微光夜视仪的瞄准镜对着四周仔细地观察了片刻，直到确定再没有其他入后，才轻轻地在自己的对讲机上有节奏地敲了三下。数秒后，狙击手惊讶地发现四周的树林，废厂房，甚至是下水道中纷纷钻出一个个如同幽灵般的人影，飞快地将楼房团团包围。

完了，这局又输了！看到这里，狙击手轻轻地叹了口气，他几乎已经可以想象到暴跳如雷的队长回去后会如何的狠扁他们。

枪声响起，黄毛得意洋洋地下达了攻击令。

“不错！想不到你们居然会这么专业……有时间再切磋切磋。”

“哈哈，你们也很厉害啊，在那种情况下居然还能干掉我们一大半人手，有空再一起出来玩……你的脸不要紧吧？”

肖剑嘴角微微抽动，强挤着笑容应道：“没什么，一个小血泡，过两天就好了……对了，射中我的那个人叫什么？”

黄毛顺着肖剑的目光看去，随后笑道：“他叫姜军，外号狗头，也是我们的老队员了。别介意，这小子 CS 玩多了，打谁都是瞄头，臭习惯怎么骂都改不掉。”

肖剑看了一眼一旁正在清理装备的姜军，眼中闪过一丝莫名的神色。

“好了，我们下次再见吧。”

“拜拜。”

看着肖剑带着那帮垂头丧气的队员们离去，馒头若有所思地说道：“我说，兄弟们，咱们是不是把他们修理得太狠了点？他们可是警察啊！”

刚刚还在兴高采烈的众人顿时傻了眼，面面相觑。

“他们不会这么没品吧？”

“难说，换了你连输五次试试？估计杀人的心都有了，你没看他们那脸色，一个个恨不得把咱们吃了。”

“看来我们这一阵又得留心着点了。”

“麻烦！我就说了跟警察玩麻烦多嘛。”

“是吗？刚才好像就属你打得最凶吧？”

二 千钧一发

肖剑回到家中，连澡也懒得洗便一头倒在床上，心中还在不停地重现着之前那一幕幕令他感到耻辱的战斗。

虽然这只是一场游戏，但是他在参加之前，根本没想过自己会输，而且还是输得这样惨……也许他应该庆幸这只是一场游戏。如果是真实的战斗，那么他和他的队员们已经“光荣”地成为中国第一支被无建制成员消灭的特警队了。

肖剑狠狠地一拳捶在床上……现在，他也只能用这种办法来稍稍发泄一下心中的郁闷。

虽然很想告诉自己，一场游戏的输赢代表不了什么，但是……肖剑知道，今晚的这场惨败，对他，对他的特警队，很可能会成为一个巨大的心理阴影，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直接影响到他们的信心和战斗力。这种影响，既使他们将来再赢回对手一百次也是无法完全消除的。

一支接受过严格训练的特警队对阵一群业余的军迷玩家组成的杂牌队伍，赢多少次也没什么好光彩，可是只要输一次，那就是耻辱。

房门被轻轻推开，一个虎背熊腰、目光炯炯有神、举手投足间都透出一股军人威严的老人走了进来。

肖剑急忙起身，神情间显得有些尴尬：“爸……你还没睡啊？”

“嗯……”老人微微点头，看了肖剑一眼，随口问道：“脸上是怎么回事？”

肖剑脸色顿时发红，心虚地将脸侧开：“没……没什么，不小心撞的。”

老人脸色一板：“撞的？你以为我现在就老眼昏花了吗？这明明就是训练枪

打的！为什么不敢承认？”

别看肖剑在自己的队员们面前说一不二，可当着自己的父亲面，却是被训得一点脾气都没有。

“对不起，爸，我不是存心骗你。这是仿真枪打的，刚才……我跟朋友去玩了一场野战。”

老人脸色缓和了些，打量着肖剑的脸色，淡淡问道：“看你这样子，应该是打输了吧？”

“……是。”肖剑低着头，声音小得几乎只有自己才能听到。

“知道你自己现在看起来像什么吗？”老人似乎是漫不经心地问道，不等肖剑回答，突然狠狠地一掌拍在桌上，横眉怒吼道：“败军之将！”

肖剑身体猛地一震，顿时羞愤交加。

老人似乎还不解气，继续怒骂道：“看看你自己这副样子！有什么大不了的？不就是输了一仗吗？就把你的胆子都输掉了？我肖天宇怎么会生出你这样没出息的儿子？”

肖剑抗声辩道：“我没有！”

“那就给老子把胸挺起来！垂头丧气的像个娘儿们，你还打算哭给我看是怎么着？听我的口令：立正！”

“是！”条件反射般的，肖剑昂首挺胸，做出了标准的立正军姿。经过这一番的刺激，他刚刚的沮丧已经一扫而空。

盯着他看了半晌，老人微微点头：“这还像点男人样……就这样站一个小时，然后上床睡觉！要是明天再让我看到你那副要死不断气的鬼样子，你就别跟人家说是我肖天宇的儿子！”

老人说完，便转身离去，而肖剑依然还像根标枪般地立在那……

回到家里，洗完了澡，直到躺到床上，姜军还在兴奋不已。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取得了胜利……事实上，姜军和他的队友们并不怎么在意游戏的输赢，作为一个野战游戏的爱好者，他们享受的是战斗的过程而不是结果。

其实今天赢得非常侥幸，对方的个人素质和战术配合无一不在他们之上，唯一的缺点就是太过呆板了一些……看得出，他们肯定很少与别人较量，实战经验少得可怜，遇上自己这帮几乎个个都是“兵油子”的老手，自然是只有被玩的份了。

不过，这似乎也不难理解，对手难寻啊！毕竟这种野战游戏在国内并不合

法，像自己这样的爱好者都只能三五成群地偷着玩，还生怕被人发现举报。尤其是看到警察时，那简直比做贼的还紧张。一群警察组成的战队？听着是威风，谁敢跟他们玩？那不是老鼠跟猫唱大戏吗？要不是“参谋长”小李再三保证他这帮警察朋友信得过，加上队里的兄弟们最近也确实都闲得发慌，鬼才会理他们呢。

回想起自己最初从网上了解到这种野战游戏的知识，到遇上黄毛，小李，馒头，东哥……这些志同道合，有着相同爱好的朋友，从穿着“民工迷彩”，手拿十几块的儿童玩具枪，到现在这支在整个国内野战游戏圈都小有名气的正规战队，一转眼间，竟已过去了三年多。

“想当初，咱们的队伍才开张，总共才有五六个人，七八条枪……”姜军忽然想到了这句京剧台词，那时他们还是那种十几块一支，拉一下打一发，十米之外都打不中人的儿童玩具。可即使是这样，队友们仍然可以在许多不理解，嘲笑的目光中，拿着这些小孩子才会玩的玩具在山林里像个真正的战士般摸爬滚打，玩得不亦乐乎。

后来，大家各自省吃俭用，先后都换上了全套的特种作战服和价格昂贵、性能一流的进口“狗”：价值数千一支，以电池或压缩气为动力，能够像真枪般的连发，有效射程在四十米以上的仿真枪。这时候，他们才算是真正体会到了野战游戏的乐趣，从此也更加不能自拔。

直到现在，姜军还记得自己和黄毛、东哥等四名第一批买枪的队友，为了能早一天拿到心爱的“狗狗”（仿真枪），不惜连夜开车跑了四百多公里去省城的情形。还有，当手忙脚乱地拆开包装后，看着躺在包装盒中那漂亮的“AK-47”时，自己激动得想哭的心情。

要玩就玩到最专业，要做，就做最强的战队！

队伍鸟枪换炮，队长黄毛顿时豪情满怀地喊出了这样的口号。于是，这个游戏似乎不再仅仅是个游戏，它似乎从此就成为了每个队员人生的一项事业。既使在野战爱好者的圈子里也很少有人能玩得像他们这样疯，这样专注。外人根本无法了解这个他们对这种游戏所倾注的感情，还有三年来，他们付出过怎样的艰辛。

姜军已经记不清自己有多久没有跟女友一起逛过街了。自从战队正式命名建队以来，他几乎每一个节假日都花在了战队组织的训练和活动中。他们几乎是以自我催眠的方式将自己当成了一个真正的军人来训练，他们模仿着电影，游戏里的特种部队的动作，利用从网上或是那些退伍军人口中学来的战术技巧，加上自己无数次战斗摸索出的经验，终于将自己从一群“乌合之众”锤炼成了现在这样

一支一流的野战游戏团队。

其实，就连姜军自己回想起来，也不禁觉得一向懒散的自己能在这个团队中坚持下来简直是个奇迹。要知道，喜欢这种野战游戏的人可不在少数，数年来，随着队伍的名气一天天打响，慕名而来的爱好者也是络绎不绝，但最后几乎都被那严格得近乎变态的“队规”给吓跑了……毕竟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只是一个游戏。

一年多前，他们第一次参加省内爱好者组织的比赛活动时，他们这支人数最少，却纪律严明，令行禁止的队伍与其他装备华丽，却连排个队都要乱哄哄的排上十几分钟的杂牌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就连主持人都戏言道：“你们就算不穿军服，拉出来也像是支军队了。”

那一刻，团队中的每一名队员都骄傲地仰起了头，享受着别人投来的羡慕与妒忌的目光。

就在这样的美好的回忆中，姜军不知不觉进入了梦乡，嘴里却还轻轻地梦呓着：“……哈，又爆了个头……”

一转眼，时间过去了一个多月。

市中心小学，穿着保安服的门卫大爷倚在大门边，懒散地打了个哈欠。离放学还有两个小时，通常来说在这段时间里他基本上都是无所事事的，可是今天却有些不同：就在他伸懒腰的时候，一辆急驰而来的面包车径直闯进了校门。

“喂，你们怎么回事？这是学校，不能乱闯的，得先登记……”

门卫大爷恼怒地追上前去，却愕然发现打开的车门里，跳出的竟是一群头戴黑色头套、手持冲锋枪的彪形大汉。正在他疑惑这是不是拍电影时，一声枪响打断了他的思绪。带着惊疑与不甘的眼神，大爷倒在血泊之中。

数分钟后，110 接到了报警：市中心小学出现持枪悍匪，数十名师生被绑为人质。

在最终确认这并不是愚人节的玩笑后，该市整个公安系统顿时炸了锅。

……

“里面的犯罪分子听着，你们已经被警方包围了，顽抗到底是没有好下场的，你们唯一的出路就是放下武器……”

数十辆警车，上百名警察将小学团团包围。在警察拉出的警戒线外，无数的围观者或紧张，或好奇，或痛哭地望着学校的教学大楼，场面几乎失控。